

大 山 與 人

driving lantau: whisper of an island

盧燕珊 *Lo Yin Shan & Anthony Mchugh*

我曾經住在這裡，叫自由
游靜

是一九八八年還是八九年？原因不詳，一個人如何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又決定在這個或那個島住下來究竟是為了啥有誰說得清楚。當你住下去後，你以為他們都以為是路過的人與你一起經歷潮漲潮退刮風暴曬你跟他們跟地方互相融入成為彼此一部份，從此無法分割莫說離開，住下來的原因無法記得也早已改變。

羅文科士打的大頭凸出，西裝半隻袖在脫去與穿上之間拉扯着。我作為一名過客蓋出一只屬於過客的大飛船。你看早期現代歐洲火車驛站與倫敦蘇豪盛世在這小島上重疊，多好玩，還全世界最大哩。島在他的大白頭與全世界最標準的語言映照下顯得特別小，他的襯衫跟本來四面八方的海水一樣藍。小島對他這種專到一個地方作不會在自己家作的事的人最寬厚，這小島就是這點好他講得對。

如果你對外面來——你很可能從外面來——一九八八還是八九，那時沒有人想過會有大船，飛機要來了，你從兩幢大樓中間的縫隙駛過，你嚇一跳，這高貴翅膀沒你想象中的寬，你僥倖自己跟其他乘客安然降落在窄窄的跑道上，一整塊，沒多沒少。你不會想象這是每天在此降落的所有飛機上所有乘客必須經歷的，實際上是很多島島上很多人司空見慣見怪不怪的事情，叫「倖存」。大難不死後福未見。兵行險着劫後餘生。英文叫避——轉角——拐彎處。剪角。所謂新世界是剪掉角落後的一種心情。「勇」是安撫自我的獎勵。你可能講英文，很普通的一種方言。我們最習慣見普通的人降落。

陳國產與何來在絮絮唸着這些如在寫共和國宣言，發泡膠杯內熱奶茶握在桌旁女兒R手中。兩層雞泡魚在海上大量白泡間飛馳。這不再是八八還是八九年坐在船尾抽煙媾女吹三面海風，每個角落有不同日落浪花的愚人大船。機場是全世界最大，迪士尼全世界最小，隨着全世界變得愈來愈小船也變小這很合理。用速度遮蔽空間的不倫，這很合理。犀犀利突然衝過來用最普通的廣東話問知否南約中學的超級望遠鏡後來落花何處。國產搖搖一頭野人長髮與相連鬍子，答非所問：遠望太危險，那道迴旋樓梯倒好像在影相婆還是在史丹尼家中瞄過，反正他倆都愛囤積舊物。這島積聚舊事舊人，或名荒物，即被本島被大國遺棄者。因為從未被珍惜，每一次遇上，都見證著倖存。能夠見證本身也是一種倖存。每一步新舊風景，曾經興奮凝住又被錯落過。站在樓梯頂端，如果你不掉下來，可能會瞥見東京士多上穿着比堅尼的馬臉女擠牛奶。但不掉下來是不

可能。

人卻以為有自由意志。有些國家甚至白紙黑字厚顏無恥把自由當成意志的形容詞又把自由意志寫成人天生就有，讓人以為成為人就是成為國家的阿財，以此為家。人選擇成為阿財多吃幾家茶禮就以為有了自由。每一個島的開發與淪落都需要很多阿財。阿財是最普通不過的倖存方式，不當阿財不可能，但擺尾以外以內有各種搖頭流汗伸舌凸眼選擇性失聰拖延錯位陰陰笑。這些極其卑微人聚人散積累下來的爭持堅韌乾啃反芻仍然倖存下來只有阿財懂得。打左打右左右逢源同撈同煲騎牆長草。奮勇前進還是點指兵兵。信是(愚人)自由意志的見證。

自由意志這事他祖先盧亭也曾經相信嗎？陳國產不大肯定。R突然大叫，只見大尾巴從奶茶中浮上來一翻身，向眾人咧開大嘴。但大家這個本來習慣無政府的大島，誰的尖叫都不打擾誰。R瞪着盧亭，望望國產與她媽，冀望國產能以他一貫感懷身世的耳目、何來以其行俠仗義之心，揭發盧亭笑中暗藏悲戚無限的族類後殺戮倖存史，然盧亭不能言語，只有鱗光點點。

何況盧亭只有R一人看見。國產瞪着R瞪着膠杯中的汪洋大海張開的大口，看來要把R送上另一艘開往精神或正生或神樂或大佛之類的油輪。何來卻氣定神閒，吞吐着大島氣息繼續摺她的爛頭報。

當大家都以為快要曲終人散車毀人亡之際，突然漆黑一片煙味大作，原來是專責撩事鬥非又只穿黑色的阿盧捧着她蹉跎十多年的書稿正要送往付印。透過這本書這個邊緣大（小）島島上這些久被遺忘於是（生）死都比較自由的人，與阿財盧亭至阿盧家中曾經感受過無數屁股的大椅C——又名EASY等族繁不及，都得以言說並倖存下來。

是為序。

2011年4月